

終身奉行對師父的承諾

林江秀琴（九十八號）訪談紀錄

訪談／

林欣璇、許彩霞、江淑怡、
李小珍、蕭惠玲

記錄／

洪綺伶、沈昱儀、白佳立、
吳雪慧、張秀紡

時間／

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、
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、
二〇二二年三月七日

地點／

慈濟大安聯絡處、
林江秀琴家、
大安聯絡處（訪二女兒林素鳳）

【經典語錄】

答應師父，就是答應佛祖，我很堅持，答應了就要做到，所以都跟著師父的腳步，師父說什麼就做什麼。

【主述者簡介】

林江秀琴出生於一九三三年，幼時受日本教育，遭逢二次大戰空襲而中輟。一九五七年與林子菰結婚，育有二子二女。一九七六年由慈濟委員胡玉珠接引成為慈濟會員，一九七九年成為慈濟委員，法號靜儷。先生對她做志工十分護持，又有同住的婆婆幫忙家務及照顧孩子，讓她得以全心投入，不久後即承擔北區第五組組長，經常跟隨在上人身邊學習，依教奉行，積極投入訪視、發放工作，並教導組員完成各項託付的任務。



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，林江秀琴師姊（中）於自家受訪時，與本會文史處職工江淑怡（左一），人文真善美志工（右起）陳春霞、郭怡君、蕭惠玲合影。（攝影／吳雪慧）

TZU CHI FOUNDATION

我的名字江秀琴，一九三二年出生在板橋後埔。父母開雜貨店，生了八個孩子，我排老二，有一個大姊、四個弟弟、兩個妹妹。我小時候有改日本名，爸爸姓江，所以改作おおがわ，中文是大川；讀日本書到了五六年級時開始跑空襲，光復後就沒有再繼續讀了。

父母孝順 辛勤養家

爸爸本來是做會計，拿筆的人，可是阿公一直交代他一定要回來接手製香家業，他和媽媽都很孝順，最後還是回家接手香舖。不過爸爸覺得做香

會讓全身黏上黑黑的香屑，看起來很髒，決定改開雜貨店，批一些從日本九州進口的肥皂、味素、魚乾等商品來賣。

雖然說是繼承家業，但那間房子是跟阿公買的，爸爸每個月要給阿公八百塊錢，又要養孩子，經濟壓力相當大。每天早上就要踩腳踏車去板橋街上批貨，載回來的東西就跟媽媽慢慢排，真的是很拖磨、很勞累。看著他們這麼忙碌地顧店做生意，我和姊姊都會幫忙照顧弟弟、妹妹。

後來跑空襲（第二次世界大戰），貨品沒辦法進口，家裡的雜貨店沒有東西可以賣，爸爸改煮花生糖賣。我們家在現在的四川路，是通往三角湧（三峽舊名）的道路。空襲的時候，臺北人都要疏散，沒有其他交通工具，都用走路的，拉著很小臺的リアカー（手拖板車）載東西。沿路沒有地方可以吃東西，來到我們家門口，就會停下來買花生糖邊走邊吃。

每當聽到空襲警報聲在響，爸媽都要忙著煮花生糖，沒有時間跑去躲空襲，他們就會叫我趕快把弟弟帶去躲。我除了照顧弟弟，還要照顧阿嬤，心裡就覺得臺灣人很可憐啊！要這樣跑空襲。

那個時候我十三、四歲，學校都讓給軍人住，沒有教室可以讀書，老師就帶著學生到樹下去讀書，所以說我的小學沒有讀完。戰爭時各項物資都缺乏，我們一個禮拜就要割一次草，放在家裡騎樓下曬乾，再交給老師餵馬；老師還教我們，路上如果有看到像鐵釘等物資，要撿起來交給他。

光復以後，媽媽就鼓勵我趕快去讀書，那時候讀，剛好不用考試，還說讀書認識字，以後日子才會比較輕鬆。我說，讀書很痛苦，像那個あいいうえお（日語五十音）就記不太住，數學九九乘法表更難背，我要去顧店，不要去讀書。其實爸爸做過老師，但是做生意太忙，不然他會教我。

不懂父節儉 外出謀職

家裡的一切都要靠爸爸打拚，因此他非常地節儉，看錢很重。以前板橋方面結婚禮俗是這樣，女方收訂（聘禮），男方送多少東西來，就要照這個數量回禮給人家，對方送來二十盛，我們就要二十盛回禮。

大姊出嫁的時候，媽媽比較愛面子，說我們吃人家這麼多盛，她就私底下買這

個買那個，裝成一盛一盛的；爲了買這些嫁妝，媽媽被爸爸罵了差不多兩年。節儉的爸爸說已經準備百衫百褲（豐盛嫁妝）了，還買這個、買那個。媽媽說，現在光復了，東西富足了，就買一塊布裝一盛，還有毛線也買一磅擺一盛，這樣看起來比較有價值。

十八歲的時候，我看到隔壁的朋友穿一件長衫（旗袍）好漂亮，那是她媽媽做給她的。我很羨慕，但是幫家裡顧店都沒領薪水，只好求爸爸給我二十五元去買一件長衫。爲了求他答應，他在店門口做事，我就跟著在店門口，反正他走到哪裡，我就跟到哪裡，一直跟他說：「我要一件衣服啦！」但他就是不給。請求落空，又想到媽媽爲姊姊辦嫁妝被爸爸罵這麼慘，我實在很生氣，就對他說我要出去外面的工廠上班，不要幫他顧店。我硬討著去上班，爸爸只好由我。

後來，我在工廠領到的薪水都自己存著，不給爸爸，他就說：「妳薪水沒有給。」我回他：「我給你？到時候我要結婚你會給我，會還我嗎？」我還理直氣壯地告訴他：「隔壁女孩少我一歲，去工作的薪水都交給媽媽，等到要出嫁的時候，人家的媽媽辦得多豐富，但是你都沒爲大姊準備，媽偷偷準備還讓你罵成這

樣！」

我現在八、九十歲，想到以前……其實爸爸也是很努力，妹妹有時候會跟我說：「不錯了啦，他只是比較節儉，但是讓我們三餐吃得很飽。」這是真的，空襲的時候大家沒飯吃，那些鄉下的親朋好友嫁來臺北，聊到小時候的日子都說：「我們以前是沒東西吃，連稀飯有時候還吃不到，都是吃蕃薯籤。」但是我爸爸很顧家，很疼我們這些小孩，都讓我們吃有米粒的飯。



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七日，林江秀琴（中）在女兒林素鳳（彎腰者）的陪伴下參加大安區迎新春餐敘聯誼，神情非常愉悅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姻緣遲 卻遇強勢婆婆？

上班的時候，我很愛漂亮，也有人追，但我就是不要，所以很晚才結婚；同事大都嫁了，我都是做伴嫁。親事是住在三重埔（今三重區）的姑姑講的，她回來跟我爸提，介紹林子崧這個人，爸爸就催我了。

那年（一九五七年）我二十五歲，對方不知是熊還是虎，還是臺北人，大我五歲。年紀都這麼大了，不知道爲什麼沒有娶，我就說不要嫁，怎麼敢說要嫁？姑姑就告訴我，他人不錯，做報關行，有六個兄弟，媽媽很開化，還說結婚以後，若是有錢想要搬出去住，就出去買房子。

爸爸也一直要我趕快去看，他在家裡最疼我，說我最乖，現在只剩我一個女兒沒嫁，而且阿嬤年紀很大了，他就掛心我們兩個而已。我不答應，爸爸就整天一直唸，我心想，再這樣下去，說不定他會押著我去，就答應了。結束回家以後，他一直對著我追問相親的狀況，我就說長得什麼樣，體格像鄰居某某人。他聽完說：「這樣好啊！」因緣就是這樣，就這樣決定了婚事。

訂婚前，我有和同事討論要注意些什麼，知道有些婆婆幫媳婦戴戒指，會把戒

指套到手指根部，意思就是要把媳婦「壓落底」，要媳婦乖順聽話。結果訂婚當天，婆婆幫我戴戒指的時候，真的要戒指按到底。我都二十五歲了，怎麼會讓她這樣做，我不讓她套到底，咻一下，手就抽回來……

回家後，我把戴戒指的事情說給爸爸聽，在一旁的姑姑也說。我邊說邊哭，一想到婆婆這麼厲害，以後不知道怎麼辦，就哭得更厲害。隔天到工廠上班，有參加訂婚的同事都說，妳怎麼在戴戒指的時候，給她「咻一下」？我說，哪有婆婆這樣給人家戴戒指，你們沒有看到她一直抓著我的手，戒指一直要推下去。



一九五七年，林江秀琴與林子崧結婚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直心相待 化解誤會

嫁過來相處後，才知道我的擔心是多餘，其實婆婆很好，都幫我做家事。而且她個性很單純很直，人家教她做什麼，她就做什麼；訂婚戴戒指的事情，就是隔壁一位歐巴桑教的。

我也是個性很直的人，開口沒有那種彎彎曲曲的話。婆婆對我好，先生也很疼我，都不會管我。我如果要回娘家，就會到龍山寺那裡的菜市場搬一大堆菜，帶回家讓媽媽煮給爸爸吃；爸爸就叫孩子們都回來吃飯聊天。爸爸真的很疼我，只是他的人生很拖磨、辛苦。

先生的家庭不是不好，但就是人多複雜。我們住的房子是公公和另外兩兄弟共有，家裡還有叔叔、嬸嬸；我婆婆生了一個女兒、六個兒子，兒子都長大娶妻，佔了家裡很多空間，光是煮個飯就要輪流煮，非常不方便，所以才會要我們有錢就出去買房子。

結婚之後我還有上班，懷孕八個月接近產期了，才辭掉工作。待產時，婆婆就要我下個月開始自己開伙，碗盤那些她都幫我準備好了。我心想，自己賺的錢都

用得差不多了，先生從來沒拿錢給我，我對錢不貪心，不會跟他要，也不會去想爲什麼都沒給我錢。而且平常上班，媽媽都會幫我準備便當，現在忽然要自己開伙，怎麼辦？

等到晚上，我跟先生說，お母さん（日語，媽媽）說下個月要我們自己開伙。他說：「好啊！」隔天就拿錢回來給我。一九五八年，就拿五千元讓我管這一個月，他說也拿五千元給媽媽，我聽了沒嫌他，就直接說好；兒子拿錢給媽媽是對的，我猜想他以前都沒有給我，也一定沒有給婆婆，現在才給五千元，哪有什麼要緊。那個時候五千元很多，我一個月薪水才賺一兩千元而已，我很高興，怎麼拿這麼多給我，心裡也想著會幫他省著用，幫他怎樣安排。

七、八月天天氣正熱，婆婆收到我先生給她的五千元，她了解兒子的個性，一定也拿五千元給我，就催我有錢趕快去買房子，還說三重埔有房子，趕快去買一間。先生的二哥、二嫂就住三重埔，我姑姑就住他們對面，所以婆婆去看兒子的時候，就順便請我姑姑幫忙找房子。

隔了一個月，先生又再拿五千元給我，我就把錢都存下來，也去看了三重埔的

房子，一間兩萬五千元，不大，矮房子而已，但也有個閣樓，一個房間、飯廳、大廳。想到自己搬出來住也好，比較單純，結婚差不多兩年（一九五九年），我就買房子了。後來先生的生意有起色，就再換房子，最後是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搬到臨沂街這邊，我們住二樓，一樓當先生的公司。



林江秀琴與先生林子菴、四名子女在一九八一年拍攝全家福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夙植福緣 情牽慈濟

住到臨沂街後幾年，遇到了我的母雞——老三師姊³。那是因緣，老三師姊住在我家後面的八德路，她弟弟在我家上班，我姪女也在這裡上班，兩人就這樣談戀愛到結婚。我姪女知道老三師姊在做慈濟，就要她來找我當會員，說我會出錢。

我對道場、出家法師一向很護持，朋友都會介紹師父到我這邊來化緣。像臺中霧峰有一位法師一年來一次，我都會捐獻，不會讓他空手而回，他也會帶自己種的荔枝跟我結緣，一直到他往生，才沒有再繼續。還有新店海會寺，我有幫先生在那裡捐款，住持我也認識，他都會打電話叫我去參加法會。

老三師姊真的就來找我介紹慈濟、募功德款，還約我到花蓮打佛七⁴。那時候我還沒有當委員，她就是一直約，我說哪有辦法，（農曆）三月我正忙碌，天氣又那麼熱，我非常怕熱。

一九七八年，有一回師父從花蓮到臺北（文中「師父」前面未加法名者，皆指證嚴上人），在老三師姊家吃過午餐後要出門，老三師姊打電話給我：「林太

太，林太太，花蓮師父來到我們這兒。」我說：「真的嗎？真的嗎？稍等一下我馬上去。」就放下手上的事情，跑到她家去。

那時候還沒學佛，趕到的時候，正好師父要下樓了，旁邊的人就向師父頂禮問訊，也要我一起做。我想說奇怪，為什麼要拜他？只會說：「師父，您要來我家嗎？就在這後面而已。」師父笑笑地答應了，還看著我說：「妳不錯喔！」可能是因為我年輕時胖胖的，看起來很有福氣。先生那時候在一樓的公司，我向他介紹這是花蓮師父，還要他趕快來打招呼一下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一九八五年，林江秀琴代表慈濟接受內政部表揚，從部長吳伯雄手中接過「博施濟眾」匾額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明師難遇 終身追隨

隔年（一九七九年），老三師姊約我到花蓮打包（冬令物資），說是過年要發給照顧戶。回想當初看到師父，內心就很感動，覺得他很偉大，這麼瘦，爲了苦難眾生這樣到處奔波，真的不簡單。那時是冬天很冷，我就跟著老三師姊到花蓮幫忙，然後就皈依師父，師父給我的法號是靜儷，從此就跟著他走，不會間斷。

當委員後，師父來臺北我就一定跟著，當時師父都去三重埔靜銘。師姊家，我早上八點就到了，師父去哪裡，我就與靜銘、靜鴻，還有老三、老二、老大師姊，整群一起跟著走，所以她們對我印象很深。

老三師姊再約我到花蓮打佛七，我就去了。拜《法華經》是一字一拜，天氣太熱，我把毛巾沾水，濕濕的放在拜墊旁，一拜下去就搗一下、擦一下。排在我前面的是融師父、恩師父，在他們中間就是師父，他都有看到我在擦汗，就算隔了很多年，有時候看到我還是會說：「妳最怕熱，還化妝化得很漂亮。」

每次聽師父這樣講，我就想自己真不懂事，就是女人愛漂亮。不過，我覺得不



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日，證嚴上人與北區百號內委員，在臺北分會前合影留念。林江秀琴為前排左一者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能因為是家庭主婦就穿得很邋遢，尤其是家裡一樓是先生的公司，常有客人要招呼，當然要整理好外表儀容再下樓。因為這樣，我也習慣出門都要梳妝打扮。

過去回精舍打佛七時，視線都一直跟著師父。有人帶會員來，坐在那邊跟師父說話，人家若離開，師父進房間都是走這邊扶這邊，走那邊扶那邊。那時候師父還年輕，才四十幾歲啊！走路怎麼這樣？聽靜銘說，師父心臟不好，我才了解，師父有多辛苦！頭腦又要想事情，要開示、講經什麼的。若要我話講多一點，頭就昏昏的，真的要感恩

師父來度我這個不知好與壞的徒弟。

我常常對自己說，我的因緣是怎麼樣進來慈濟？是有福報才進來這裡，這個印象一定要記在腦海，這個因緣一定要守好。現在年輕的慈濟人也同樣是這個因緣，才有辦法進來慈濟，因緣如果不夠，到半路自然也會離開，所以我勸大家要珍惜彼此的因緣。

慈善做中學 用心即專業

當委員後要訪視個案，還要寫個案紀錄，我小學也沒讀完，哪會寫什麼複雜的說明。所以有一段時間，我是把個案的狀況記在腦子裡，回家時講給兩個女兒聽，那時候她們還在讀書，就請她們幫忙寫。

我曾經怨嘆自己為什麼不繼續讀書，聽弟弟說他公司樓上有個紫微斗數的算命仙，很準！我就拜託他帶我去。算命仙說：「妳沒有讀書的命，但是這樣才會好命，妳如果有讀書，會拚命做生意，妳會很不好。現在這樣子悠閒，老公會賺錢，妳也不用煩惱，妳的命就是這樣，不用埋怨。」聽他這麼說，我就比較心



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，林江秀琴（中間戴眼鏡者後方）在花蓮靜思精舍幫忙整理冬令發放物資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安，順其自然，師父怎麼做，我就怎麼跟。很感恩諸佛菩薩疼我這個沒有讀書的，真的，我很感恩！

古早我們三重那一群，有的沒讀書，有的讀小學而已，不是先計畫好怎麼做慈濟，都是師父說什麼，我們就跟著走；師父指點後，大家才去慢慢想「要怎麼做」。譬如照顧戶家裡有孩子，師父非常慈悲，在過年發放之前就會提醒我們，像這樣困難的家庭怎麼可能給孩子買新衣服？我們就會去複查，看孩子年紀多大，量他的身材，買新衣服給他。

發放的物資怎麼包裝，也是師父教，大家跟著做。有一次我們在打包，師父靠過來站在旁邊看，看到有人沒有綁牢固，他就直接問：「這樣子綁，人家走在半路上，東西掉一地怎麼辦？」師父很嚴格，大家都嚇一跳。接著師父就打包給我們看，他動作很俐落，做事情很敏捷，很仔細，我們看了以後都被他對貧苦人的用心和尊重所感動！接下來就會互相提醒，不可以隨便綁。

後來說要蓋醫院，我們跟著師父去臺北市和臺北縣（今新北市），拜訪一些社會賢達、出家師父。我們也有去拜訪承天禪寺的廣欽老和尚，他就坐在一個藤椅上，師父跟他在說話，我們坐在一旁。老和尚很支持師父，叫師父做下去¹⁰！不過那時候好像沒有拍照，我們哪知道慈濟會發展得這麼大，都沒有留下足跡，沒有東西可以呈現給大家看。

承接組長 帶隊搭貨車訪貧

剛開始做慈濟，是跟著老二師姊在第二組邊做邊學，第四組的組長是張櫻桃（靜儀）；靜儀後來搬到美國去，就換陳芳子（靜琬），接著是羅美珠（靜

珠）。做了一陣子後，多出第五組，我竟然被推薦當第五組組長，我說不好啦！不要啦！接組長的責任很重，要當帶頭人，要看個案也不是那麼簡單，我又沒讀什麼書，個案看得懂，紀錄卻寫不出來。

加上那時候要做慈濟是真的很困難，不像現在人力跟資源都很多……想到這些，我心裡就很怕。但是不管怎麼推就是推不掉，當時紀仔（紀陳月雲）¹¹很支持，認為我比較有時間可以出來做事，也能當頭帶人。但是我自己感覺，跟紀仔比起來，她口才很好，也比較有人面。不過，我清楚這是各自的因緣，所以我發一個願，下輩子要跟紀仔一樣，會講話、口才好，會去邀人來做慈濟。

既然推不掉，只好時到時擔當，沒米才煮蕃薯湯（臺語，隨機應變之意）。當組長要鼓勵組員，還要分配個案，帶著大家做訪視，今天要排幾件個案，我都是記在腦子裡。一群人跟著我出門，像李秀珠（靜映）、吳麗雪（慈敏）都說我的腦子就跟電腦一樣，個案的家從哪一條路接哪一條路都記得。但是如果遇到不懂的、不會的，我也會請教她們，大家若歡喜做，自然就有那個因緣靠在一起。

我們以前都是一群人去看個案，也有分組去，如果師父剛好到臺北，有時候還



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，林江秀琴（左二）到花蓮靜思精舍參加委員聯誼會，報告個案訪視內容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會跟著我們去複查個案，看我們是怎麼做。後來師父說不要太多人，因為個案要說生活困境讓我們了解，人太多怕他們會不好意思，所以才會分組，一組幾個人就好。分組了之後，和靜映她們才沒有在一起，要不然以前我們都在一起。

講到過去的訪視，就想起陳居士（陳柔利），他是做電器材料生意，脾氣很好，非常的慈悲，我們都叫他陳居士，如果要看個案需要司機開車，無論哪一個人叫他，他都說好。有一次去宜蘭的羅東和南方澳看個案，沿路遇到個案不在家，他就載著我們繼續往下走，回程時，再去找跳

過的個案，就算很晚了，還是堅持要看完，他真的很慈悲。那一晚，我回到家已經半夜兩點多，不過我都有讓家人知道發生什麼事。

現在靜映來我這裡的時候，看她開車，我就說很好命，都坐這個外國車，以前都坐小臺的小貨車，擠在後面的裝貨車廂，罩著帆布很悶熱，大家好像在烤蕃薯一樣；如果沒有罩著帆布，突然一陣西北雨下來，來不及拉起帆布罩，大家就會淋雨。

因公忘私 團隊和樂

我和靜映、慈敏一起看的第一個個案家庭住在三芝山區，是阿嬤和兩個智商有問題的兒子、一個孫子、一個孫女，同住在別人提供的古厝。那是民國七十幾年十二月的事情，古厝在塚下，要沿著山坡上的小路往下走，路上的芒草都長得跟我們一樣高。

走到阿嬤家是傍晚五、六點，他們正在吃晚餐，桌上只有一碗公的刈菜，煮得都已經有點黃黃的，旁邊還有一碗糖和一鍋粥。小兒子的頭腦比較傻，蹲在長板

凳上，看到我們進去也沒什麼反應，倒是兩個孫子立刻跑進廚房躲起來。我們走到廚房去叫他們，裡面有一張床，旁邊煮飯的地方是用磚塊疊一疊把鍋子架高，底下燒柴、燒草，整間房間燻得黑黑的；還堆了一些雜物，看起來好像倉庫，可惜那時候不知道要帶照相機去，不然就拍起來給大家看。

看完個案再提報到本會，審核要一個月，當下我好想去買一些蛋，讓他們這幾天可以吃，但天色都黑了，也不知道路怎麼走。我們也想拿個兩百元給阿嬤，讓她明天去買東西，但是都不敢，因為師父有交代不能隨意拿錢給案家，我是帶頭的人，絕對不可以不聽師父的話，還要跟靜映、慈敏說：「不要啦，稍微忍耐一下。」

看完四周的環境，問一問阿嬤家裡的狀況，再各自回到自己家中都已經是晚上九點了；十二月天天氣很冷，大家都還沒吃飯，肚子很餓……

後來慈敏向我哭訴，她回到家以後，先生罵她這麼晚才回來，應該要打個電話回來，哪有讓家裡的人一直在等。她又冷又餓，走進浴室放溫水泡腳，邊泡邊哭……兒子跟著她進浴室，發現她哭了就著急地喊爸爸。先生大吃一驚，趕快跑



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，大愛電視臺歡慶開臺，林江秀琴（中）上臺分享訪視工作與經驗。左為藝人巴戈，右為藝人崔麗心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進去看，爲什麼在哭？慈敏就說她好冷！肚子又很餓，先生卻沒有問她吃了沒，一看到她回家就罵她……

我說：「歹勢啦！把你帶到那麼遠，那麼久才回到家，還被先生罵，不過先生是關心妳才會這樣子說。」雖然辛苦、委屈！但是我們這些女人家愛做慈濟，做多久都要延續下去，做就對了啦！大家都真乖！我還說：「歹勢啦！我這個人不會帶，帶得大家這麼辛苦。妳們放心，下次去看個案，下午四點就讓妳們回去接孩子、弄晚餐。」

以前在五樓跟師父開會的時候，師父這樣跟組長們說，組長不是很偉大，是要負責任。開會時沒辦法太多人一起，師父說給組長聽，組長再去傳話，組長說什麼，就是師父說什麼。所以我在帶組員，大家都很乖。

有一回連續接三天勤務，辛苦跑三天，中午都沒得休息，慈敏整個眼睛都凹下去，靜映整臉黑斑都跑出來。結束後，我誇讚她們功德無量，要她們趕快回去休息。她們說：「組長，妳足勇！看妳一隻好像龍。」我說：「習慣就好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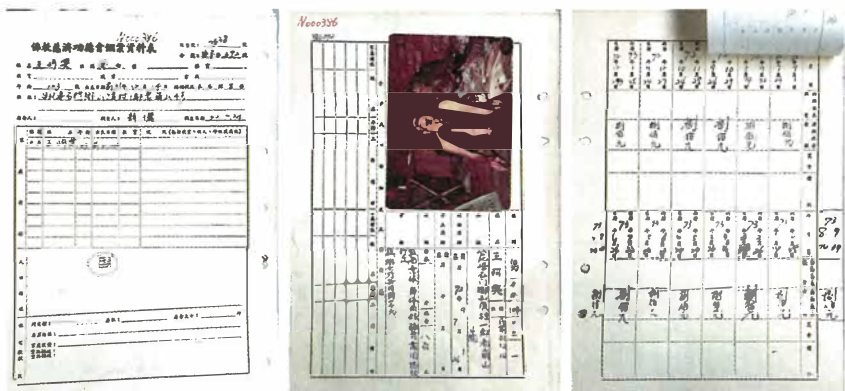
隨師訪視 見證慈悲

過去如果有人提報個案，我們就會先去看，大家回到車上後再說出自己看到的情形，討論要給（補助）多少，都是很用心，算了又算，之後再到花蓮跟師父報告。頭一次去石門，看那個阿公（王阿興¹²）一百多歲，然後回來花蓮精舍跟師父開會，我報告這個個案，就照看到的講。師父問：「你們的打算是（補助）多少？」我說八百塊。

個案複查是三個月一次，我們有四組在輪流。有一次去臺北福德街複查¹³，師

父和大家一起搭遊覽車去，福德街有政府蓋的四層樓¹⁴，阿公、阿嬤或者是比較辛苦的人，都配給在那邊。師父很慈悲，跟阿公阿嬤面對面坐著講話；我在旁邊想，阿公阿嬤身體狀況不好，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傳染病，但師父不會這樣想，師父非常慈悲。

還有跟師父到新莊樂生（療養）院，那是我第一次去，看到門戶紗窗很多都壞了，零零落落。師父帶著我們臺北的委員繞繞看看，叫我們都要幫他們修理。回去以後，靜妙（葛陳寶珠）說：「我們不是要去給醫生看？趕快去打針。」我說：「是要打什麼針？師父都不怕了！妳怕什麼？師父靠那麼近跟他講話，有的鼻子蛀



慈濟個案王阿興阿公的紀錄表，調查人「靜儷」即是林江秀琴師姊的法號，她考量阿公領有鄉公所每月一千元補助，所以建議本會每月補助阿公八百元生活費。（圖片／慈濟基金會提供）

掉了，手都變形。」以前民間都傳說瘋瘋病會傳染，但是師父都不怕，還要我們不要這樣，要有慈悲心，後來醫學發達，已經有藥可以治療。

跟著師父一起複查個案可以學很多，也很有趣味。桃園有位阿公住在田中央，要看他都要走田埂，窄窄的，上面稍微有草。那一次差不多十個人去，有的人不知道地形，穿著高跟鞋參加，走起路歪來歪去，很怕跌倒。一到目的地，大家都一直踢腳，皮鞋都沾滿爛泥巴。

師父走在第一個，轉過頭來看大家在跳、在擦，就問大家是怎麼走路的，怎麼那雙鞋變這樣？他講話很柔和，不像我們講話這樣大聲。我們反過來看師父的鞋，竟然都沒沾土，很乾淨，都大吃一驚，在後面小聲地偷講：「師父好像有神通！」

以前回花蓮打佛七，晚上比較空閒，幾個人坐在一起休息，突然間師父從後面來，隨口問一句話，我們就都嚇了一跳！因為他走路很輕，都沒有聲音，所以我們在精舍要開紗門，都不能有聲音，靜悄悄地。

勸募隨喜 貴在發心

募款方面我很慚愧，我笨拙又沒有什麼人面，邀約普通家庭捐款，比較有些困難。如果有去走道場，比較會遇到發心的人，我都說錢少沒有關係，有那一點善心出來，我們的心就安了，不用講要出多少錢。

有時候也會碰到積極的捐款人，我還沒做委員的時候，有一位朱太太跟我一起走道場，曾去過慈悟寺。後來她反而幫我邀約慈悟寺住持：「那個林太太現在在慈濟，慈濟師父說要建醫院，要募病房一間三十萬。師父，那個錢我們來出一下？」

如果有回去花蓮醫院做志工，三樓護理站對面牆壁上有一個大理石有寫名字「慈悟寺」。那一區塊差不多就有八個還是九個，連在一起，那些都是我邀約的，還有我們後面六樓吧，佛祖廳六樓那裡也有一片有寫。

另外一位貴人詹師姑¹⁵（詹金枝老太太），她到過精舍，對師父很恭敬，很護持師父要做的事，但自己很節儉，都穿舊衣服。她教了我很多事，像是要邀人捐款、出來做委員，也要看對方的因緣，看他的福報，有歡喜心，捐款才有功

德；因緣如果到來，自然就會走進慈濟。要我不用煩惱，也不要勉強人家。

後來師父要蓋醫院了，詹師姑還幫我勸募，她都叫我：「秀琴啊！我幫妳募款。」像是淨心長老在南京東路講經的講堂（臺北佛教蓮社），那間房子是她的，她都在那裡幫我向蓮友募款，也邀一些後車站的企業主太太來護持，還交代生意有成的兒子，慈濟蓋醫院一定要做，一年要出一百萬。因為她在幕後幫忙募款，我第一次報告出來時，也收了二百多萬。

我也有聽過一位洗衣服阿桑捐金子的事情¹⁶，她把女兒、孫子小時候的帽花、戒指，還有自己的東西湊起來，差不多一兩重的金子，拿給一個委員。委員認為那是阿桑所有的家當，不敢收下；委員的先生也說，她家全部才只有那一塊（金子），師父怎麼敢拿。但委員還是答應阿桑，將金子拿給師父看看。

當時有另一位委員也要捐，說要出三百萬，跟師父談得說到差不多的時候，拿著阿桑金子的委員就靠過去說：「師父！我們家那個洗衣服的阿桑，這塊金子啦！她也要出要蓋醫院。我先生罵我說，那個妳敢拿，師父也不敢拿啦！」師父一下子就接了：「敢！我敢拿！」所以說，懂得發心布施，自然就有因緣。



花蓮慈濟醫院籌建期間，林江秀琴受聘為籌建委員會勸募委員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

花蓮慈濟醫院建院過程曾經歷兩次動土，圖為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在國福里預定地的第一次動土典禮，當天因為下雨，地上到處泥濘，委員們怕貴賓不好行走，收集了粗糠來鋪地。上人陪同當時的省主席李登輝先生進入會場，林江秀琴在旁為上人撐傘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一生呵護 鵜鶘情深

我先生人很好，很老實內向，他見過師父，也曾經跟我去精舍，師父問他一句，他才回一句話，師父沒有問他，他都不會說話。如果他現在還在，你們來採訪的時候，應該就只是跟你們點個頭而已，他不會跟人家講什麼話。他一向很善良，賺的錢隨我用，都不會查我有多少錢，錢都拿到哪裡去，他還會幫我整理捐款帳目，幫我算好錢，放得好好的，再幫我把支票開好放著。

先生很疼我，事事順著我，甚至他要往生的時候，也是靜靜地走。前一天晚上他就不大能吃，邊吃邊睡，咬兩下就睡著了。我稍微有預感，凌晨三點就被一個夢境驚嚇醒來，夢中我找不到女兒……怎麼會夢到這個？又看到佛龕斜一邊，色澤稍微不一樣，我心裡有數，大女兒住在四樓，趕快叫女兒起來。

因為我有去醫院做志工，知道人即將往生的常識，我要孩子不要再叫他，讓他好好地去佛祖那裡，我跟他講：「你趕快跟佛祖去，唸南無阿彌陀佛。」他迷迷糊糊中嘴巴動了一下，好像回應我，雖然沒有聲音，我知道他有在唸，他跟我唸了三四聲阿彌陀佛，接著我提醒他：「你趕快唸。」就這樣子靜靜地去了。

信守承諾 奉行不渝

有一句話「允人卡慘欠人」（臺語，意指許下承諾的事，無論如何都要完成），對我來說，答應師父，就是答應佛祖，我很堅持，答應了就要做到，所以都跟著師父的腳步，師父說什麼就做什麼，我們的規矩都是這樣子建立起來的。我也跟一些新進志工講，我們要有感恩心，師父開這條路讓我們可以走，不簡單，一定要好好地走，這樣才對得起佛祖，對得起師父。

花蓮慈院蓋好了以後，我們委員每個月都去醫院一次，每次一星期左右，約十年不會間斷。除了陪伴病人，還幫忙換床單、送病歷、做飯等等。有時候看到比較可憐的病人，大家會擔心他們繳不出醫藥費，上人非常有智慧，告訴我們：「妳們負責陪伴就好，其他不用操心。」同樣的，當慈濟護專成立時，師父要我們去當懿德媽媽，我沒念多少書，怕做不來。上人說了：「又不是叫妳們去教書，只是要妳們以慈濟精神去輔導他們。」

這些事情，我都很聽師父的話，都有做到。但是叫我說文章，我不會說，叫我說經典，我記不起來，只是師父講的聽久了，有稍微懂一些道理。如果要我對眾

人說話，就比較會緊張出錯，雖然師父都會提醒我，我還是很害怕，不太敢在他身邊說話。不過師父如果來臺北，我都會去看他，看到他心裡就很高興。

不過，我不是家庭放著不顧去做慈濟，要兩邊都做得很圓滿，這樣才是慈濟人。對家裡的孩子，我都講以前的故事給他們聽，我是怎麼嫁進來這個家庭，怎麼持家照顧婆婆，怎麼做慈濟……我都有跟他們說。不是我愛講，是要讓他們知道做人要孝順，要有憐憫心、慈悲心、愛心。我所做的孩子們都有看到，也不會阻止我，我如果看到哪裡有需要救濟的，就請孩子去匯款，跟對方結個緣。有這一條慈濟路走，我很感恩，做慈濟，我家庭圓滿，兒子、女兒都很乖，我心裡只有感恩。



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，專科護理學士班首屆畢業生與導師合影。（圖片／林江秀琴提供）

後記：

在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團隊記錄秀琴師姊生命故事的過程中，無常忽至，秀琴師姊於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九日捨報往生，享耆壽九十歲。爲了圓滿秀琴師姊的故事，人文真善美團隊接續約訪長年照顧師姊起居的二女兒林素鳳女士，並請其代爲確認訪談紀錄內容，才讓本文順利付梓。

在素鳳女士的記憶中，年幼時曾與長姊素佳幫忙母親寫訪視紀錄，也曾隨母親到靜思精舍抄錄登載功德款的簿本，因爲家人都知道母親在做對的事，所以都護持母親做慈濟。

在母親健康的時候，每週都會自行搭車到臺北慈濟醫院當志工，一直到二〇一一年做了脊椎手術，致使雙腳無法久站，才無奈停止醫院志工生涯。二〇一六年父親往生後，母親的身心狀態也逐漸走下坡，在隔年開始洗腎，所幸有兒女的陪伴與安撫，才慢慢釋懷。然而在二〇二一年三四月，母親行動必須仰賴輪椅，又讓她的心情變得更爲低落。

母親雖然因爲健康因素較少參加慈濟活動，但只要上人行腳到臺北，她都會去

見上人，見到上人，她就感到很心安。而且對上人的呼籲仍舊積極護持，不改初衷，她把老人年金都存了起來，只要聽到上人談起當下慈濟的賑濟重點項目，就一次次地響應捐款。

素鳳女士深知母親護持慈濟善行的堅定心念，在母親往生後，決定將母親遺留的老人年金全數捐給慈濟購買COVID-19疫苗幫助臺灣人民。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早上，她代表母親參加上人與資深志工的溫馨座談，在眾人見證下，圓滿母親捐助疫苗的心願，也是表達家人對母親的深切思念。

1 指盛裝聘禮的紅木盒。

2 慈濟志工慣以「母難」代稱引領自己成為志工的資深者，是從「母親帶小難」的意旨演變而來，其深層意涵就是「人帶人」的藝術。母難為哺育小難，不斷地以爪耙蟲；若遇下雨霹靂，更不忘展翅擁入羽懷，呵護備至。在慈濟世界中，每個人都有母難，每一個人也曾是小難。資料來源：賴怡伶，〈樣式演變，莊嚴和團隊精神最重要〉，《慈濟》月刊四七四期（二〇〇六年五月），頁四〇。

3 老三師姊名叫胡玉珠（靜緣），和陳美珠（慈蓮）、楊玉雪（慈妙）是結拜姊妹，攜手創業、學佛。三人在慈濟志工李水玉（靜銘）接引下成為慈濟會員，並隨之前往花蓮靜思精舍參加冬令發放，親見證嚴上人生活刻苦，卻致力為眾生付出，大為感動。後來三人一起皈依上人，成為大臺北地區最早一批的委員。新進志工依她們年紀長幼次序，暱稱陳美珠為「老大」師姊，楊玉雪為「老二」師姊，胡玉珠為「老三」師姊。

4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八年，慈濟年年於農曆三月在靜思精舍舉辦佛法會，以此修持功德，迴向所有愛護慈濟的善士大德，並慶祝周年慶；一九八八年為最後一次舉辦，此後因精舍空間已無法容納年年增加的與會大德，故自一九八九年起停辦。其間亦曾停辦兩次：一九八一年慈濟十五週年，因精舍內部整修停辦；一九八六年慈濟二十週年，因籌備慈濟醫院啟業停辦。資料來源：慈濟年譜資料庫。

5 林江秀琴成為慈濟委員的時間考證：《慈濟》月刊一九九期第十四頁〈臺北江秀琴女士 加入本會為委員〉，以及《慈濟》月刊一九四期第十二頁〈慈濟委員小傳：江秀琴女士，法號靜儷〉，兩篇文章皆記錄她是在「一九七八年年底」到花蓮參加「冬令救濟」後，旋即加入委員行列。但從《慈濟》月刊一四七期第十四頁記錄可知，「一九七八年年底的冬令救濟」是在「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」，亦即「一九七九年國曆一月二十一日」舉行。故口述內容無誤。

6 本名李樺，又名李水玉，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靜思精舍佛七圓滿日皈依證嚴上人，獲賜法號靜銘，為大臺北地區第一位慈濟委員，委員號三十七號。慈濟志業因而在臺北發芽，上人每回行腳臺北，都在靜銘師姊位於三重的家對眾開示。而後委員鄭柏、李實先夫婦（一九八三年）提供濟南路房子作為慈濟人聚會處，仍無法容納日益增多的會眾；一九八四年李清波委員將位於吉林路一〇一號七樓百餘坪的空間，借給慈濟作為臺北分會會所。資料來源：黃鵬宇，〈臺北慈濟會所增加三處 新泰聯絡處、中山聯絡處、中山共修處成立〉，《慈濟道侶》三四〇期（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六日），第四版。

7 本名沈玉蘭，臺北三重人，在慈濟委員李樺的邀約下，一九七三年農曆八月二十四日搭乘遊覽車到花蓮的靜思精舍，參加慈濟每月一度的貧戶發放後，受感動而成為慈濟委員，法號靜鴻，委員號四十二號。

8 指證嚴上人的三弟子德融法師、四弟子德恩法師。

9 為「慈濟綜合醫院」籌建的工作，本會會長證嚴法師拜訪土城承天寺廣欽老和尚。承天寺正在增建大殿，工程經費龐大，許多工作均由寺內住眾自行負擔，工作異常艱辛，然老和尚不計經濟上的拮据，隨即提出了二萬元，交給本會會長，囑咐作為濟貧與建醫院的基金各一萬元。資料來源：〈廣欽、如寬、心光諸法師為建醫院分別捐出善資〉（《慈濟》月刊一六二期（一九八〇年四月），頁一三）。

10 證嚴上人曾於後來的開示中談及與廣欽老和尚的對話：記得我計劃興建醫院時，有一次到土城拜見廣欽老和尚。老和尚平日禁口不語，那天卻對我說許多話。有位委員問他：「老師父，我們師父說要建醫院，您想蓋得起來嗎？」他拍拍我的肩膀說：「你心無欺，醫院一定建得成。」當時，我體會到「欺」就是「誠」的相反；若有一分誠，醫院一定建得成。而今，這句話已經應驗了。資料來源：證嚴上人，〈人性之美，莫過於誠〉，《慈濟》月刊三四〇期（一九九五年三月），頁七。

11 慈濟志工紀陳月雲，委員號一〇四，法號靜暘，慈濟人常稱紀媽咪。自幼集寵愛於一身，後來嫁入深受日本禮教影響的夫家，而與夫家產生許多摩擦。直到她加入慈濟，在證嚴上人教誨，以及參與慈濟活動的磨練下，才改變對待家人的態度，並獲得家人的肯定。她幽默風趣，妙語如珠，經常與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，並拍成《大愛劇場：雲彩飛揚》，以及著有《無子西瓜》。

12 王阿興為石門鄉山溪村的獨居老人，林江秀琴師姊等委員於一九八三年前往訪視，並於九月開始每月補助八百元生活補助金，直到一九八六年老人往生，壽衣也是由委員為他穿上。過程中，委員每隔兩星期都會前往為他洗澡、打掃房舍；老人唯一的親戚，是他哥哥養女的媳婦，就住在不遠處，被委員的善行打動，自動拾起老人換下的衣服到溪邊洗滌。後來老人往生，本與他不相關開的當地民眾也受委員感動，協助老人的喪葬事宜。資料來源：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資料表（案號N〇〇〇三六）；《慈濟》月刊二七三期（一九八九年七月），頁五四。

13 臺北市信義區慈濟志工為推動關懷社區老人，自一九九四年開始，每逢三大節日——端午節、中秋節、農曆春節，就會召集志工到福德平宅義剪，陪伴老人家們歡度佳節。資料來源：賴麗君，〈高婆婆和陳佳梅 真投緣！〉，《慈濟道

侶》三一七期（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），第二版。

14 臺北市政府為照顧貧民，在今信義區大道路九十四巷及九十六巷之間興建福德平宅，於一九七〇年完工，提供低收入戶平宅出借服務；二〇一〇年因都市更新計畫拆遷。資料來源：臺北市社會局平價住宅紀錄片，<https://reurl.cc/7pE44y>。

15 詹金枝老太太學佛多年，對佛教事業護持，數十年來不遺餘力，乃經由慈濟委員楊玉雪、黃張乖之介紹而認識本會，並成為幕後委員，默默協助委員做勸募。老居士深覺慈濟建醫院乃佛教界千秋萬世之濟眾事業，將一幢座落於臺北市區林森北路的二樓洋房過戶給慈濟，供師父做建院之任何應用。資料來源：〈興建慈濟醫院捐款源源而來：詹金枝老太太將洋房過戶 提供本會作建院任何應用〉，《慈濟》月刊一九四期（一九八二年十二月），頁一六。

16 那時我在濟南路的臺北分會，靜思捐三百萬，（陳）美玉也拿這一塊金元寶來道明原委，並說她先生認為這是阿桑磨手皮的辛苦錢，看看師父敢收嗎？我說我敢收，且一手拿著元寶，一手拿著靜思的捐款告訴她，這比妳的三百萬更大。旁邊有人就說，師父怎麼這麼講？價錢差那麼多。我說，會這麼講是因為對於富有者來說，存款簿多一個零、少一個零，生活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。但是掃地阿桑的付出是傾其所有，這分心意無法評估價格。資料來源：〈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九日菩薩行，布施無慳吝；無私付出的心念，無法以金錢衡量〉，《證嚴上人禪履足跡：二〇一一年·春之卷》。